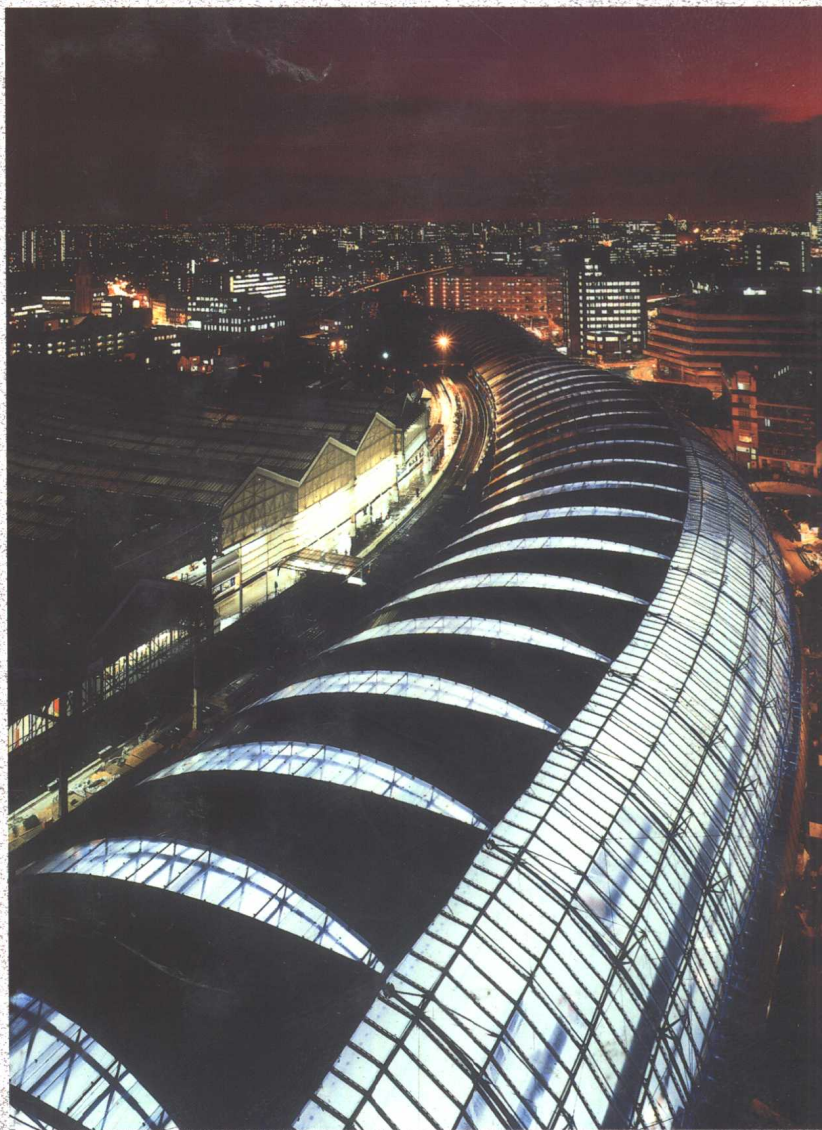


总 主 编: K·弗兰姆普敦
副总主编: 张钦楠
本卷主编: W·王
H·库索利茨赫

20 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3 卷 北、中、东欧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第3卷

北、中、东欧洲

总主编: K·弗兰姆普敦

副总主编: 张钦楠

本卷主编: W·王

H·库索利茨赫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3):北、中、东欧洲/K·弗兰姆普敦总主编,张钦楠副总主编;W·王, H·库索利茨赫本卷主编.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ISBN 7-112-03701-8

I.20… II.①弗… ②张… ③王… ④库… III.建筑艺术—北、中、东欧洲—现代 IV.TU-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1464号

责任编辑:王伯扬 张惠珍 董苏华

装帧设计:黄居正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第3卷 北、中、东欧洲

总主编:K·弗兰姆普敦
副总主编:张钦楠
本卷主编:W·王
H·库索利茨赫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广厦京港图文有限公司、北京利丰雅高长城电分制版中心、
伊诺丽杰设计室制版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毫米 1/16 印张:18
1999年5月第一版 199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6880.00元(共十卷)
ISBN 7-112-03701-8
TU·2845(90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第3卷

北、中、东欧洲

20 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总 主 编: K·弗兰姆普敦
副总主编: 张钦楠

第 3 卷 北欧、中欧和东欧

本 卷 主 编: W·王
H·库索利茨赫
中方协调人: 罗小未

本卷评论员:
C·卡尔登比
N·F—米卡茨
O·卡普芬格尔
R·马克斯韦尔
A·莫拉万斯基
M-R·诺里
V·斯拉佩塔

翻译(英译中): 英若聪
强十浩

审校: 吕 舟

20 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顾问委员会

萨拉·托佩尔森·德·格林堡，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
瓦西里·司戈泰斯，国际建筑师协会秘书长
叶如棠，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
周干峙，中国建设部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良镛，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 谊，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委员会主任
刘慈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

编辑委员会

主 任：K·弗兰姆普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副主任：张钦楠，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常务委员

J·格鲁斯堡，阿根廷国家美术馆馆长
长岛孝一，日本建筑师、作家
刘开济，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罗小未，中国同济大学教授
王伯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
W·王，德国建筑博物馆馆长
张祖刚，中国建筑学报总编辑

委员

Ю·П·格涅多夫斯基，俄罗斯建筑家联盟主席
关肇邨，中国清华大学教授
R·英格索尔，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意大利分校教授
V·M·兰普尼亚尼，瑞士高等理工学院教授
H-U·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
U·库特曼，美国建筑学作家、评论家
林少伟，新加坡建筑师、作家、教授
R·麦罗特拉，印度建筑师、作家
J·泰勒，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教授
郑时龄，中国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

王伯扬
张惠珍
董苏华

装帧设计

黄居正

本丛书是中国建筑学会(ASC)在国际建筑师协会(UIA)支持下为 1999 年 6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20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而组织的，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贺 辞

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
萨拉·托佩尔森·德·格林堡

我们世纪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速度。通信、技术发展、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哲学观点的演变等，无一不是在高速进行。与其他行业一样，建筑学也受到这种经常性的变革愿望的影响。

20 世纪的头 10 年就看到建筑学与过去的决裂，寻求能代表时代精神（Zeitgeist）的意志：理性的、工艺的、纯粹形式的和运动的精神。很多人写到国际主义，承认它是时代的特征。全世界的评论家都欢迎把这种新的建筑学引入其地方条件。人控制着自然，认为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手段，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止，直至遇到了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会带来了新的途径，新的形式以新的表现主义成为一种象征，被破坏的城市的重建促进了人类理想的重新表述。人们对工艺技术的极端称颂成为对未来形象的描述。新的结构系统被采用来开拓幻想。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美好未来应当从传统出发。现代运动的乐观主义被一种更为现实的宇宙观(Weltanschauung)所替代，虽然不那么理想，却更接近于普通公民的观点。

在 60 年代，现代主义被宣布死亡，后现代主义出现。现代城市被责怪为破坏人际关系的罪孽，人们又倾向于以传统街坊为基础的新理论。历史类型的重新出现成为寻根的答案，不论是硬搬的或阐释的。奇异的空间、古典的语言或社区的参与设计决策等都是后现代的主张。

但是也有一种演变其前任现代运动语言的向前看的观点，雕塑形式、巨型结构和高技术等，都是反对历史主义的立场。前者从过去寻求解答，而后者则试图探索未来。

解构主义和批判地域主义等批判性学派正在终结这个世纪，前者以激进的方式给现代建筑语言赋予新的意义。后者则试图在地方文化和国际影响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我们希望本集锦所收集的作品将会通过对一个共同语言——国际风格——在无可重复的地区应用中的不同阐释向有兴趣的读者提供 20 世纪全球建筑创作的丰富多彩和广阔途径。



萨拉·托佩尔森·德·格林堡
国际建筑师协会的现任主席，
1996 年被命名为本年度的墨西哥
杰出妇女。

她作为格林堡与托佩尔森事务所的合伙人，在为私人客户设计实践之外，还设计了住宅、工厂、教育、文化和低收入者住房等公共建筑。她在过去 25 年内是阿纳瓦克大学教授，从事建筑史的教学并指导建筑和城市设计。

在 1998 年 5 月，她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她是墨西哥建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学会、加拿大皇家建筑师学会和尼加拉瓜与委内瑞拉建筑师学会等的名誉资深会员。她被阿纳瓦克大学授予杰出学术奖，还荣获 1996 年的克鲁兹专业成就奖，1996 年的为表彰妇女在文化和科学领域中成就的扎吉尔奖。

她毕业于墨西哥国立大学建筑系。

1999 年 5 月

贺 辞

国际建筑师协会秘书长

瓦西里·司戈泰斯

瓦西里·司戈泰斯

1934年出生于希腊雅典,1957年毕业于开普敦大学,随后即开始个人的建筑实践,设计的项目包括公共、工业、商业、娱乐、医院建筑和旧房改造与景观建筑。他曾任国际建筑师协会希腊分会主席(1981-1993)、第二大区副主任(1990-1993),并从1993年起担任其秘书长。他是许多建筑师学会,如澳大利亚(RAIA)、俄罗斯(UAR)、菲律宾(UAP)和哈萨克斯坦(UAK)的名誉资深会员,欧共体关怀残疾人委员会委员(1989-1993),希腊森林协会和斯巴斯的克斯协会成员。



当中国建筑学会提出要出版一套10卷本的包括本世纪内1000个建筑的丛书时,我认为这看来像是件赫丘里士式的工作,实际也确实如此:同时,这件工作又使人向往。在组织编撰这套丛书中,中国建筑学会虽然面临各种困难,但它依靠忠诚、毅力、知识和鉴赏能力,终于使其成为现实。这确实是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通过本丛书,世界建筑以超越地理和文化的高度得到展示。当人们对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建筑进行对比研究时,它本身就成为一种教育。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地方传统的逐步削弱,以及超民族建筑的影响加大。这种平均化的趋势又使地方文化的认同性重新抬头。这些趋势在本丛书中有明显表现,使我们产生一种愿望,希望在现实的、全球化的、进步的建筑媒体和不可或缺的建筑遗产之间能维持一种更为平衡的共处。

本丛书所选的许多项目多年来已成为美学的教材。通过这套丛书,它们将在更多的读者中继续发挥作用。当然,我们可以列举远超过1000个项目。我们既拥有无数优秀的个体建筑,也拥有大量的优秀的群体建筑。它们都为未来指明了方向。

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成为本套《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的启动点绝非偶然。北京是正确时间的正确地点。在本世纪终了的时刻,它试图总结本世纪的建筑学,与大会的主题《21世纪的建筑学》正好呼应。

本丛书可以作为学者、学生和建筑师的参考文献。这是它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面向公众舆论。我们希望本套丛书将超越我们的专业圈子。丛书的表达方式可以延伸到外行并与他们对话。如果它做到这一点,而它肯定能做到,那么它还可以推动公众舆论,促使公众更能接受高品位的建筑。只有当公众具有建筑鉴赏能力,才能使我们的环境建设达到规划设计的标准。

我们要感谢中国建筑学会,感谢K·弗兰姆普敦、张钦楠和所有对本丛书做出贡献的人们,感谢他们为丰富我们对本世纪建筑的知识所提供的这样一套出版物。

我们展望前面的成功旅程。本丛书将继续得到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全力支持,我们深信它将为建筑界提供卓越的服务。

1999年5月

贺 辞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
叶如棠

20 世纪世界建筑的一个纪录

为了配合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北京的召开,中国建筑学会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的支持下,荣幸地向世界各国的建筑师们奉献上这套 10 卷本的《20 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作为本世纪国际建筑师丰硕业绩的一个历史纪录。

为了更好地反映本世纪建筑创作的发展,我们荣幸地聘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教授,知名的建筑评论家K·弗兰姆普敦先生为本丛书的总主编,同时聘请了对各卷所覆盖的地区熟悉的专家担任主编。整套丛书选择 1000 栋建筑(或建筑群体),通过每卷五名至九名评论家的推荐和投票按五个时期(本世纪每 20 年为一期)选择有代表性的建筑。

作为一名建筑师,我深切地理解到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每个建筑师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在书写和阐释着历史,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反映他(她)的时代、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特征。因此,20 世纪的世界建筑也就是一份 20 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史的纪录。我为我的前辈和同行们所做的杰出贡献感到骄傲。我相信每一个接触这套丛书的人都会有同感。

20 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进入史册。尽管发生了两次惨痛的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地域性战争,人类终于认识(或开始认识)到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和信仰的人们和平共处,为持续发展共同努力的必要性。

在 20 世纪中,科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使各国从工业革命进入到信息革命的时代,也为许多新的建筑流派,建筑类型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越来越具有某种全球化的趋势。但与此同时,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原有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也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新的诠释。本世纪各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带有全球性特征的科学技术与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发展是完全可以并驱前进的。多种民族和地区的多元建筑文化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尽管我们知道,本丛书所选择的 1000 栋建筑只能是 20 世纪各国建筑师创作的极小部分,我们仍然相信,在众多专家们共同努力下产生的这套丛书,可以成为基本反映本世纪世界建筑成就的一份有价值的纪录。通过它,人们可以更加满怀信心地走向新的纪元,开创新的辉煌!



叶如棠

中国建筑学会现任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副部长。他于 1940 年出生于中国宁波,1965 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其后,他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其作品包括住宅、学校、剧院、旅馆、医院和会议厅等。1985 年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他致力于改革中国建筑师专业实践,推行了从院校教育评估到注册考试的完整体系。他还负责建立了中国近期建筑遗产的保护名册。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建筑学会于 1996 年赢得了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在北京举办第 20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的委托。他在 1996 年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理事,并先后被香港建筑师学会、日本建筑学会、美国建筑师学会选为名誉资深会员。后者在 1998 年还因他对世界建筑师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授予了主席奖。

1999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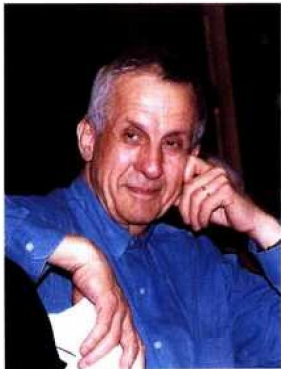
总 导 言

总主编

K·弗兰姆普敦

K·弗兰姆普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文物保护研究生院的威尔讲座教授。他是许多知名的建筑理论和历史著作的作者，其著作包括：《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1985, 1992)和《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The Poetics of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rchitecture》, edited by John Cave (Cambridge: MIT Press, second printing, 1996)等。



分区与提名的方法

当我们接近新的千年时，难以想象有比试图对20世纪整个时期内横贯全球的建筑创作做一批判性的剖析更为不明智的事了。这一看似胆大妄为之举，由于我们把世界切成十块巨大而多彩的地域，每块各占大片陆地，在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时间表和政治历史上各不相同，而稍为减轻。

除了庆祝千年转换之外，可以证明此项看似唐吉珂德式之举为有理的一个单一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作为一个快速现代化的国家，有多种迹象表明它不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后工业社会。这种崛起促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配合国际建筑师协会(UIA)于1999年6月在北京举行20世纪最后一次大会而宣布此项出版计划。

尽管在此项百年评介之举的后面有着多种动机，作出编辑一套世界规模的精品集锦的决定可能出自两个因素：一是感到有必要把中国投入世界范围关于建筑学未来的辩论之中；二是以本世纪初外国建筑师来到上海为启端，经历了一个世纪多种多样又举棋不定的折衷主义之后要重新振兴中国自己建筑文化的愿望。

在把世界划分为10个洲级地域后，我们的方法是为每一地域选择100项均衡分布在本世纪中的典范建筑。原本的目标是每20年选20项，每一地域100项重要作品，全球整个世纪选1000项。然而，由于在本世纪头25年内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在有的情况下需要把前20年的分配数让出一半左右给后来的80年，从而承认当“现代时期”逐步降临时世界各地技术经济发展初始速度的差异。

10个洲级地域的划分如下：1.北美(加拿大和美国)；2.南美(拉丁美洲)；3.北、中、东欧洲(除地中海和俄罗斯以外的欧洲)；4.环地中海地区；5.中、近东；6.中、南非洲；7.俄罗斯—苏联—独联体；8.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9.东亚(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10.东南亚和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和其他太平洋岛屿)。

这一划分一旦取得一致，接下来就是为每一卷确定一位主编，其任务是监督建筑作品选择过程并撰写一篇综合评论，对本地区的建筑设计做一综合叙述。这篇综合评论的目的除了作为对本地区建筑文化演变的总览之外，还期望对在评选过程中由于意见不同，疏忽或偶然原因而难以避免的失衡做些补救。评选由每卷聘请的五名至九名评论员进行，他们是建筑评论家或历史学家，每人提名100个典范作品，由主编进行综合后最后通过投票确定。

我个人的贡献可以视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这种人为的地理分割和其他由于这一程序所必然产生的问题进行补救。然而，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我必须说一下在总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有争议的现代建筑和似传统建筑之间的区别。后者承认现代化，但主张以某种措施考虑文化延续性和抵抗性，因此而被视为“反动的”。这样，人们会发现各卷之间选择的项目在性质和组成上有甚大的不同，不论是在设计思想上，或在表达时代的技术和社会特征方面。

在这传统和创新的演示之外，另一个波动是更难解释的同一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不同建筑表达模式，它们不仅在其强度上不同，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势力或运动的存在时间也大相径庭。为了说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芝加哥的草原风格为例，它从1871年的大火到1915年赖特设计的米德卫花园(Midway Gardens)之间是连续发展的，但其后这一地方运动就失去其劲头和方向；与此相反的是南加州家居发展的长得多的轨迹，它从1910年I·吉尔设计的道奇住宅开始，到60年代洛杉矶的最后一座案例研究住宅为止，佳作延绵不断。同样，我们可以提到德国在1905年至1933年间特别丰产的时期，以及在芬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同一时期的状况，其发展一直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也可注意到：这两个国家对激进现代建筑的培育离不开国家作为进步现代力量的概念。类似的意识形态上的民族文化轨迹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的特定时期上也可看到。

我们还可以看到与结构工程学相关的文化如何因时因地变化，在某个国家其技术潜力和优雅可塑达到特别高超的程度，而另一国家尽管掌握其普遍原理，却逊色甚多。于是，在1918年至1939年间的法国、瑞士、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可见到真正出色的结构工程文化，尤其是在钢筋混凝土领域，而英美国家在同一时期内却只有最实用主义的构筑形式。在英国，唯一的例外是工程师E·O·威廉斯的工厂建筑和丹麦流亡工程师O·阿鲁普的作品。在美国，在混凝土领域的例外案例是巨大的水坝，特别是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及在科罗拉多建造的巨石坝。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技术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大为不同的，至今，还有前工业文化，乃至前农业、游牧、部落文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生存下来。同时，有组织的建筑产业连同建筑师职业实践在许多国家仅仅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这种前建筑师的建造文化，B·鲁道夫斯基在他的1963年出版的书中用了《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一标题。今日在所谓第三世界中却出现了扭曲的反响，在这里的许多大城市周围，出现了自发移民的集

合，在自占的土地上，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也就是无水、无电、无污水处理等人类密集居住场所为健康生存所必需之物。对此，我们得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这就是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每年建造量的不足 20% 才是由职业建筑师所设计的。

综合评论

本卷主编

W·王

H·库索利茨赫

“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征服自然的精神的逐步增长的过程。这个自然既存在于人类的征服精神之外，又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这种精神之中。如果说在其他艺术中这种精神强迫自然表现出它所希望的形态，在建筑中它却使自然形成这样一种形体，一种内在的力量，仿佛是自然自己形成的那样，同时艺术的原则则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显现出来。”

——G·西梅尔¹

“人们想从自然学到的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完全控制自然和其他的人。……随着与他所控制的对象之间疏远，人类必须为不断增加控制的力量而付出代价。教化对待事物如同独裁者对待臣民。他了解他们只是为了驱使他们。他们的能力以这种方式被用来实现他个人的目标。”

——M·霍克海默尔和T·W·阿杜尔诺²

导言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凭经验在北欧、中欧和东欧选择100座20世纪有代表性的建筑，可能有助于对自古以来所有人类活动领域的“自主化”过程进行反思。这一过程为不同阶段的文明提供了相对于环境的独立性，这种环境包括自然、时间、位置、文化和历史，以及某一团体相对于社会中其他团体的独立性和个体相对于社会整体的独立性。

文明中的自主化过程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过程，它影响到所有的局部、每一个个体以及所有自然和人文的层面。这一过程是基于文明的理想，它完全独立于自然的变化、社会偶发事件，独立于物质与精神的需要以及最终导致人类复制自然甚至他们自己。这样一个自主化的过程的出现形成了导致后来的变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力量，就像近两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的那种普遍的发展³。

这种独立于自然的变化和社会偶发事件的过程导致了机械文明。机械迷信，各种各样的工具、技术⁴、材料，刻意构筑的结构、系统，各种计算方法、量化方法、分析和研究以及精神模式等等导致了当代文明和这种文明的物质结构。从最为广义的角度，建筑学中的从想象中的方案到现实的房屋，包括差别极大的细部设计和城市设计，从这一自主化进程最初的阶段就已开始扮演自己的角色。

建筑的世界反映了一系列人类乌托邦的理想和自圣经中关于逐出乐园的神话发生之

W·王(Wilfried Wang)

生于德国汉堡，在伦敦学习建筑学。在1986年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任教以前，在伦敦从事建筑设计和教学。现在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学院的副教授。1995年至2000年任法兰克福的德国建筑博物馆馆长。

H·库索利茨赫(Helga Kusolitsch)

在维也纳攻读历史和艺术史，毕业后在维也纳从事文化特别是建筑方面的研究。她曾在建筑、建筑保护和建筑技术等领域工作，还是奥地利文化政策刊物的编辑。

后人类挑战这种原罪的梦想，它试图借助那些舒适的器具来获得文明的进步。如果我们假定这一自主化的过程的确是社会组织 and 建筑创新背后的智力和精神力量的基础，这将有助于解释某些本质性的现象，如不断发展的专业化和重复进行的建筑分工，社会机构的激增，物质基础的扩大和通过形式的创造以获得可识别性，这涉及到一些这一自主化过程所给予影响的重要问题。

从近来的机械与技术的发展关系来看，建筑的进步预示着个体与集体通过形式与精神体系的相互融合而得到发展。因此建筑的历史见证了人们逐渐背离那种与环境和自然，气候及材料之间的相互默契。建筑本身已在这样一种劳动的分离过程中发挥了自已的作用，包含特定活动的围合体的激增来已久，新的或经过发展的建筑形式的增加看来已成为20世纪的标志。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建筑技术发展的巨大贡献如果不是完全导致了文明的自主化，至少也部分地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如使建筑从气候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人工供暖、通风和湿度控制在欧洲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广泛应用，已使这一地区的文明不再受气候条件的制约⁵，而对那些没有应用这些技术的地区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人工照明⁶已经以一种无限的方式扩展到建筑内部所有可能的部位，并已的确使世界变得室内化⁷，使个人退缩到自己的王国之中。因此天气和季节变化已不再重要，随着摆脱季节的制约，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也已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从气候、日照和时间中获得自由的文明中，地点也变得不重要了。今天的居住区和建筑可以放在世界的任何位置上，无论是最冷还是最热的地方。

由于这一无处不在的文明所提供的这种可能性，已使得居住区或单幢的建筑由反映地区环境特征变得不再需要特定的形式，这种非地区化导致了文明的各个部分不再能够保持与它们的早期文化和各自历史的联系。

其次，在这样一个一些社会集团生活在被另一些社会集团划定的社会范畴内的自主化过程中，社会的统治阶层划定出了一些所谓的病态的群体，如罪犯、“二流子”、弱智、精神病和老年人等，并建立特定的设施对他们进行约束、改造、保护，甚至隔离或在视觉上乃至在肉体上消灭他们。

随着这种强制措施的制度化，产生了一种共识，即需要有更为不同的设施去收容无家可归者或者双亲都要工作的家庭的儿童。

第三，这种社会的自主化在个体的层次上⁸，可以指出的是个体相对于社会的独立，例如单人床被普遍接受、独立的单人卧房、单人住所、单人使用的汽车等等。

在对自主化过程背后的知识的力量的讨论中，在建筑方面的探索可以包括论文和声明，事实上不晚于维特鲁威，已为实践探索和研究建立了理论的界限⁹。这并不意味着在20世纪中总是简单地以理论的推测为实践的先导。对一种或一些建筑现象的形成往往有着多种的途径和不同方面的影响，这些途径有些时候是清楚的，而另一些时候则可能连建筑师最接近的朋友也大感困惑。

书面的文章，无论是建筑师自己写的还是别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写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建筑设计背后的那些影响因素的分析是不可靠的。想象与无常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异也影响到相关的文献，无论是宣言还是随笔，理论文章还是媒体的评论，或是信件和讲演。因此，建筑本身才是可靠和永久的文献，如果不说它是客观证据的话。由于它们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由于有这种去理解它们的能力，虽然公认的梦想与现象之间的差异表现了它自身便是知识的可以想象的源泉。此外，也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从事艺术活动的个体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理解去对待论及的每一种形式¹⁰。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涉及建筑的书面文献是否仍然存在，已成问题。的确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样的文献，因此建筑自身可以作为重现创作过程的更为直接的对象，作为证明它们自己的最基本的证据。

通过两种建筑类型来描述过去一千年来文明史中自主化进程的实例（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很少，甚至没有书面文献保留下来），第一种是剧场建筑的发展¹¹。这些实例有助于解释为了摆脱各种限制，如地形、气候、采光甚至功能，建筑是如何工具化的。如果说希腊的剧场大部分是与所在的环境融为一体的；由于广大的殖民地对罗马文化的贡献，那么罗马的剧场已变得独立于所处的环境了：赫然矗立的建筑位于城市街道形成的网格之间，这些建筑与其说是地形的组成部分不如说是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文艺复兴时期，有永久性屋顶的剧场已能够进行晚间的演出，尽管采用的是原始的容易失火的烛光照明。启蒙时代初期完全封闭的剧场环境，提供了一种导致现代政治进程的媒体，并预演了简单的通风系统和可变的舞台系统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剧场的样子与今天剧场的样子已没有太大的区别，它所反映的文化间的有机关系已经成熟。今后，剧场表演理论的发展将促进这种建筑形制的形式和结构的变化，并且随着视觉和音响再生系统的使用以及完美的人工照明，剧场的导演们又提出了进行根本性变革的要求：即“黑匣子”，一

种适合各种要求的柔性封闭体，并已在20世纪中期形成。

虽然源自初期的与自然的和谐共生，20世纪后期的先锋派剧场已不再对形式感兴趣。它已摆脱了场地、时间、天气的限制，它已完全可能采用任何形式解决它自身文化和理论上的需求。

与剧场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建筑类型是医疗和康复建筑，尽管它在时间的层面上要比剧院发展的短一些，但在这里仍要对它进行一个简短的回顾。从中世纪修道院的收容所到文艺复兴晚期的巴黎迪厄旅馆，再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由F·南丁格尔护士和I·K·布鲁内尔工程师创建的战地帐篷医院，就可以认识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基本概念，健康的生活条件即新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正确的膳宿规律可以保证人类的健康。

随着自主化过程的发展意味着人工采光、自来水、电力供应、空调的应用，建筑物也随之在病理学方面取得了自己的发展。于是，建筑综合症和军团病便成了两个典型的症状。

这种对体弱者和病人短期的隔离，以使用新鲜的空气和阳光来使他们康复，这导致了19世纪的普通医院的发展和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北欧、中欧和东欧社会为失去家园的人建造的大量住宅。肺结核疗养院（由A·阿尔托设计的芬兰的帕伊米奥疗养院或由杜伊克尔和拜富特设计的位于宗纳斯特拉尔的疗养院）、甚至学校（杜伊克尔设计的露天学校）都在这一时期被建造了起来，而这一时期的技术尚未达到20世纪晚期的复杂标准。

其他建筑类型也有同样的逐步专业化和克服日常的不便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可能看到某种类型达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或者说建筑能够表达一种对特定类型的功能的尊重，这也是对特定社会所产生的特定文化的尊重。无论是病人的住所、工作的场地、罪犯的牢狱¹²，无家可归者的住房，所有这些建筑类型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都达到了它们发展的高峰。

随着医疗方法和设备的进步，作为医疗机构的医院被认为变得更少地依赖物质的形式便可治愈病人；计算机和互连网的出现，对工作场所相互毗邻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由于对社会边缘人的漠视和监狱设施的不断发展，使犯罪者重返社会的努力不断失败，这令人对以下的做法是否明智产生了怀疑：为了改变和消除他们的犯罪地位，将不同心理要求的人集中在一起；居住在单功能公寓中的人变得孤独和没有个性，这导致了对

功能分区思想的重新评价，因此，建筑的那种持续推动文明发展的能力在20世纪末出现了问题。

20世纪前半叶的一批建筑师，他们传播了一种通过当代的生产和强制的规划创造新的建筑的信念，他们主张放弃对历史上的形式的参照，他们的理想是同时面对大批量重复产生的窗户、建筑板材和公路，它们完全没有形式的来源，从而日益成为“贫乏的符号”¹³。这种现象，即建筑学中著名的现代主义，影响了文明的自主化进程中的整个建筑部分。基于与科学、经济原则之间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以抽象派的极简的美学、结构的专业化、功能分区和集中能耗¹⁴为特征重新崛起。

虽然受到了当时进行实践探索的前卫派¹⁵的鄙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8-1933）的建筑仍然是按照传统的知识和巴黎美术学院的教育所造就的形式感觉建造的，随着新一代的前卫的实践者和教师的占据舞台中心以及形式和经济上理性主义的坚持不懈和无情的控制，曾经广泛使用的复杂空间、形式特征、立面和窗户的复杂轮廓及多种的建筑材料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时间中被一扫而光。如果说20世纪早期的建筑师们仍然有能力，也有兴趣去完善建筑的细部——例如门德尔松设计的肖肯百货公司所表现的那样，建筑的市场化和技术要素要求在建筑抽象化过程中占有一定地位，甚至门德尔松后来设计的柏林金属工会总部都表现出建筑师对前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已失去了敏感性。

迷信用工具化的方法来解决社会文化及建筑无能为力的问题，并作为一种逃避这些问题的方法，就像另一种批判性的理性主义文明的工具不仅创造了像前面所提到的方法那样单一的建筑样式，而且导致了从建筑工业到居住结构的总体的影响。

随着19世纪晚期大部分北欧、中欧和东欧社会的完全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以及劳工居住和工作场所问题的出现导致了更多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方面矛盾和冲突。这引起了对居住和城市问题的分析，并导致了理性主义的重建模式的提出：建设环状的“花园城市”¹⁶，实现空间的相互隔离，以及新建分离的新城¹⁷，甚至在现存的城市结构中植入全新的街区¹⁸。

从战争时期开始，生产过程和产生场所中的空气污染已使人无法忍受并感到不安。于是这些生产场所被安置到了城市的周边地区。随着居住区和生产区的重新布局，在欧洲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居住区之间的交通问题由不断扩展的道路网络和公共交通系统解决。因此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复杂的网络系统。在这些网络系统形成的初期